



列傳第四十五

宋書八十五

臣沈

約

新撰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
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
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
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
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

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
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
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
合之則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
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
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
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
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
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

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
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
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
密詣世祖曰賊劬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
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
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獻哲重
光殿下文明在獄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
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
締造垢辱之眚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

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
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
艦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會今獨夫
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闕橫流百僚屏氣
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
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
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
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
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

悲踊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
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
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
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
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
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
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旣應
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
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陵王誕

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
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
無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
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
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
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塵肆者
悉皆禁制此實允愿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
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
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旣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

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
此詔不拔葵去織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
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
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
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
時以爲知言于時按才路陘乃上表曰臣聞功
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
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
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團締寓開縣夕爽選政

是旦調風采言斯輿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
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
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
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
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滄漭奚
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
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
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
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

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
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
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
踈嗣祈奚豈諂讐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
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
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
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
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彛鑒如臣愚見
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
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
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
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
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
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
年之制進獲章明庸愷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
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
槽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醜遂得奉
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蕘懼氛恒典有詔莊
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
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
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
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
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饗非次既
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
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
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已知尤實

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痺疾殆
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
心氣餘如縱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惛惛常
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
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疋瘵以綜所忝眼患
五月來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
惛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吊親舊唯被救見
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
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
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
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
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羸糲而安之若命
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
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
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
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
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
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

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病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受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

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恡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

五聽之慈弗宜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謠
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
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
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閔莫不及罪
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
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成景
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
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
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
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
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
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
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
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
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諺輟歎於終古兩
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
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
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下

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成事政典居首
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乘
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勤彌積物情善
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粵
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
羣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
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
恭曰分選詔且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
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

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
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懿來奏省錄作則永貽後
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
而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閡前王盛主
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卽
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
怨詈况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
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
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

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
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
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
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
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
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妨長寘之無
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
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
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

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
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
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
復重官可得不得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
中分荆揚子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
生駭惑爾來多季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
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
故復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
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顓之竝補選職遷右衛

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
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
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
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
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
而泳質辭水空而南僚去輪臺而東泊乘玉塞
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
涓輝大馭於國阜賁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
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昭嘏其術十氏懵其

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旣秣苞以均性又
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
籥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鎬亦
聯規於朱駮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
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
夏已升采齊旣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
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垌之彌
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蹠究遺野之環
袵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

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
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
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
場望踐鄙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旣
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鑿羣后之薦
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
躔戒懸日於昭且命月題於上年駢駢翼翼泛
脩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
齊郊而掩配林集羸里而降禘田蒲軒次嶽瑄

璧承巒金檢茲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
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
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
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
松有茂柞神極兮貺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
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
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
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
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于

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
執不奉旨須臾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鄉
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
盤于遊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
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乃敢開門耳改領遊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
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
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
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竒免
官事在顏師伯傳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
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史府
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
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
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
薨莊爲誅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
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
卿昔作殷貴妃誅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
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

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
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
定亂得出及卽位以莊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
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
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
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
餘首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
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賢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
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
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
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
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
留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
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
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

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初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

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明二年復爲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祕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

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太宗卽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矧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
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
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
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彝命殊績顯朝策
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
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曆方啓密贊義
機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
澄氛寧樞實咨多士疏爵疇庸寔膺徽列尚書
右僕射領衛尉卿與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

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
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勲典景文
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與宗可始昌縣伯
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
受五百戶進號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
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
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
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
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

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

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固辭詹事徙領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
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
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
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
諸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
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
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
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
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曰臣
凡猥下劣方園無筭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
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焦戰
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
令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
經臣署于時驚怖卽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
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
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旣不識
此人卽問郗顒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
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

武之問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絕力効穢朝點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

請仰希慈宥照臣欵誠上詔荅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

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卽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

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榦童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傳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厓之脩榦與深谷

之淺條存止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
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
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
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
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
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
足以絀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
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

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
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
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
先正是依俚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
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
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
而乃遇中興之運表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
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勿
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

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
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
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
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深罪金木纏身性命幾
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
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
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
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
重歲暮不爲純臣恭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
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
故有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
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
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卽荅曰草翁
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祕
書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媯襲
封齊受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
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

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阿益敗必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興應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劊事平除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荊州連橫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爲逆蘊密與司徒表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鬪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

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
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
方驂竝路傾覆之灾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
書令義在此乎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臣沈

約新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
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
末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接受刺史顏師伯節

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
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爲
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
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爲盱眙太守
將軍如故還爲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
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
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
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
穎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
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
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
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
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恭平之隆非旦
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
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
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
長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

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儉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

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兖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

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
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爲
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劬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
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劬少有
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
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
南侵道錫遣劬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
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
州爲亂劬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
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
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劬行寧朔將軍
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康
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
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劬
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
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先是遣費沈伐陳
檀不克乃除劬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

勛既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卽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閣太宗卽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勛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勛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

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陽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勸勛以法裁之勛歡笑卽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

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寧二州
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
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
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年以勛爲
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
如故先是常竒珍據汝南與琰爲逆琰降因據
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
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
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太宗嘉其効追
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洹縣男食邑三
百戶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勛右衛將軍仍以
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
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
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
騎五百寇武津縣勛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
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闕于拔又率三百人
防運車缺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
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卽陷外壘獲車

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瓏督弋陽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瓏大破之虜上其比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荅勔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爲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

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缺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郟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

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感
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
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讐報恥伏待朝威臣
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
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
試元友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
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郾城臣又以爲郾城是賊
驛路要戍且經蠻控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
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
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
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
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
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爲景遠兵
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
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
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
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
水會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

宜唯須敕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卽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闇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愴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

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勳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勳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

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

陽

關二字

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

南頓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爲
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
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五年汝陰太守楊
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西詔進勳號平西
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
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
上以勳啓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

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
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勳經始鍾
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朝士愛
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交
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勳爲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青冀缺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
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
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
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

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旂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旂道隆不聽催勔渡旂進戰率所領於旂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輝自

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禍逼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永寃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諡曰忠昭公子悛

嗣順帝昇明末爲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勔弟
敷大始中爲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
先有都鄉侯爵諡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其後無聞
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
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
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宋書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七

宋書八十七

臣沈

約新撰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
開後改慧爲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
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
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
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

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
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
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
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與王濬
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
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
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
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沖之

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
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
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
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爲偃命所黜
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
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
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
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
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

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
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
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
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
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
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
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
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

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
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
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
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
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
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
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
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
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

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威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毋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雋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竝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

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
梁州又爲氏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
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
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竝來圍
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
遣出子勛尋平蜀人竝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
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
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
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
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
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過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
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
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
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
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
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于上去成都六十里衆
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
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

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
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
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
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
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
兵竝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
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
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
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
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
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
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
如是先劉瑀爲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
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
豈可爲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
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
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
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

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欵自以
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諂已戒勒部下蔡會稽
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
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
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
無一人答者復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
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
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
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肯
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
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
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
國除惠開與諸弟竝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
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
長史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
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
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

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
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
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爲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
爲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
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
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
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
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
恭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
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
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
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
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
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
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
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
季子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

人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宓從僕射
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
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
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
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
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
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
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
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表顓遺信誘矜司馬

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卽日斬矜送
首詣顓顓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
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
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
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
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
兄前中書郎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
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梁
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

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爲禍乃請奉表使尋陽
琰即以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
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
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
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摠統時徐州刺史
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
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合
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勔前太
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
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
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
百人歸降太宗以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
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
三軍助勔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
斬子勔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
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
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爲司州刺
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

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勛率衆軍竝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且始至壘漸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竝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旣而勛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勛錄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勛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勛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

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關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竝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闕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成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竒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竝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

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
解唯齋一月日糧旣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
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
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
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彊弱勢殊
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
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
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
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
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
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政齋二
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竝欲還安國曰卿
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
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
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
等相會仲懷部曲竝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
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
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卽便前戰回所領

竝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勛於是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勛與諸軍分營城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

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竝
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壘膾身膏斧鑊妻
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
不爽有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勦
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
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
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
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
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
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
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屣從違猶見
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
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
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
威遠申三方感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
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
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
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

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
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
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之埽灑之望
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
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
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
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
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
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勅琰不長圍始合田益

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
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
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子孟蚪爲司州刺史
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
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
望風奔散孟蚪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
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
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勳入其營
勳逃避得免式寶得勳衣帽而去勳於是乃豎

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
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
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
言勗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
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
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
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
不過二三寸勗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
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
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
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負外散騎侍郎陸
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
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
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
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
相持七月龐孟蚪至弋陽勗遣呂安國垣閔龍
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
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

孟蚪於蓼潭義軍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
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
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
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
人聞孟蚪敗竝開門出降勅因此又與琰書曰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
忠誠惘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
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
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

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
於錢溪袁顓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
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
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顓弱卒北恃
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
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
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
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
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

人猶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勔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繼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勔所遣諸軍未至爲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力戰死之勔馳遣垣閔摠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壽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助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

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
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
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
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
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
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
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
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即以
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

遣僞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
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竝連營南奔劉順
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竝送琰城下令
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
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
將帥面縛請罪勔竝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
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
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
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

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閎樂鄉縣侯孟次陽攸
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
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
邑二百戶送琰及偽節還京都久之爲王景文
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叅豫元年除少府加給
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
雅靜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
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
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竝
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
也昔啓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
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
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
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第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曰龍子滅之由是為

爲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摠統其事元
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托跋壽擊芮芮大敗安都
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
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壽自率衆
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
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
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
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吳又
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
弘農太守虜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
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
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
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
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
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
出即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版會爽退安都復
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
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

發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矚目叱賊將皇
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
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
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
食邑五百戶安都後征關陝至曰口夢仰頭視
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
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
功爲大司馬參軍犯臯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
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

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
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
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
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復
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
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
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
加罰卿爲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
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

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
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
安都及宓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
騎據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
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
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復使
其司馬梁巖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
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
百人守歷陽度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
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
衆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
守張幼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
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恇怯輒引軍退還
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
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
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
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
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

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
騎直入斬之而及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
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王
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
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
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
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
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
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

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
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
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
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
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竝
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
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及時虜已
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
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

行至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卽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竝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

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
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竝皆同反文
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道固遣子景
徵傳靈越領衆竝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
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
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
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攻計歸順因進軍
攻祖隆僧琰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
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未戰潰散竝

爲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
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
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
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
出城爲相距之形旣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
令孫說闡令降闡旣降索兒執闡及令孫竝殺
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奪百姓穀食
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
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

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劬攻殷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劬劬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劬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

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
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
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曰
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
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
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
改屬輒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
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
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
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旣已歸順
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
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
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即授
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
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
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
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
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

皆戰敗見殺竝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
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
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雒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
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虬攻順陽克之略
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雒州刺史巴陵王休若
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
竝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圍城在
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
州刺史復爲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
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
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禧撫軍行參
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
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
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
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
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

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旣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閣江方輿領兵誅文秀方輿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輿

旣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赴朝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

乘民據臨濟城竝起義文秀司馬房元慶謀應
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
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
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
劊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
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
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
青州刺史明僧勳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
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勳等竝進軍攻城每
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
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宗遣尚書度支郎崔元
孫慰勞諸義軍隨僧勳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
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
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
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
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
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

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
凡諸逆節親爲戎首一不加臯文炳所具卿獨
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回到軍門別詔
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唯戮及
弟息亦當夷卿墳壑旣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
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
即安本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
逆爲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
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
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
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
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
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
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
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
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
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
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

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竝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旣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囚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以還其衣爲設酒食饋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
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
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
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
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爲寧朔將軍
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
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
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
微軍主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旣而爲土人起義
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
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
旣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
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
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
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
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
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

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此之謂乎

宋書八十八

宋書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袁粲

臣沈

約

新撰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婚者伯父洵即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

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
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
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竝於中
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
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
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二年
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
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
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
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
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
民丁豕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陽
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
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爲
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
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
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

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愨孫以寒素凌之因
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御史中
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
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
海太守愨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
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
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
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嬾無
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
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
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
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
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
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
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
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
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

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熏燿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

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州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竝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

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幘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竝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竝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竝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

秉性擾不知所爲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
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
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
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搃禁兵王蘊聞
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
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
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
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
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
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
粲與秉欲還赴府旣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
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
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
侯伯等其夜竝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
乃馳還其後竝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年
詔曰昔魏矜表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覃餘
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
談袁粲劉秉竝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

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絜秉前年改葬塋兆未脩材官可爲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史臣曰闢運初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闕一字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闕一字文舉不屈曹氏魏鼎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爲心則兩代宜

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塋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列傳第五十

宋書九十

臣沈約新撰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
 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
 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
 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
 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生隨陽王
 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

始建王禧智并癡贊竝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

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列傳第五十

宋書九十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

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乘理
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
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
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尔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
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竝逃亡穎號哭
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
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

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
福母卽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旣僭號備禮
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
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
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
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躔明夷則艱貞
之節顯時屬棟橈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
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
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

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
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
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
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
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
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
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氓遠
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
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安伏增
悽臬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
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
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
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
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
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
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

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荅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

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
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
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
糴然後舉爨父抱薦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
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
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
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
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窶之事儉而當禮性無
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
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服勤未嘗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
自贖本性智巧旣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
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旣取錢價又以
夫日助之父喪旣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
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
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
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

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絲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入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料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哀贄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

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
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
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
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
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
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鬪者爲
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
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
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
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僧朗察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
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
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
暮者哉未與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
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者方嚴山陰朱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羣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
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愍君

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
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
貧老邪耄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
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
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
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
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
宗別敕用人故二選竝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
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大
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
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
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二子一弟竝有門行長
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
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
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
其乏三子竝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
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

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
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
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
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
稅十年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
兄弟媿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
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旣而逵疾
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壁立立冬無

被綺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埽此誠無有懈倦
逵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
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
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
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
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
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

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
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
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
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祥賊良父乃止父子竝得免綜鄉人祕
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
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教

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
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
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
休聲外著可竝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
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
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其一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
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

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

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

其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

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四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

漢朝咨嗟曷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熒輝

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

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

其六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

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

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

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

多進之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

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

移入池溪味之憶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

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

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
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
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
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
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
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
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
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
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霧歇塹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竝嗟
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自
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
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
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

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
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
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
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
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
斯情義實爲殊特蔑尔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
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
宜愬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
爲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
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
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
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
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
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
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

凡瓌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鐘貧民温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

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

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上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爲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

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
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
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
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
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
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
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
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變卒
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
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
興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
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
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
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
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主
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
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院廣二丈餘
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院天生乃取實中

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院內更呼等類共跳
竝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
院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
十餘曾無一礙衆竝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
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
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
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
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
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
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
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
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
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
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
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
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
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
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
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
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
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
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

至齊民謂人曰比者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
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
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
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
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
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
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
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
聖務彪被移葦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

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
旌間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
賜其毋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
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
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
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
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

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
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
爾且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
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
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
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
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毗隸節行可甄特原罪
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

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父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指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

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
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暇以
希祿覬之益重之旣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
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
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
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
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
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
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絕_并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
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
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
與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
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冢_并子平居喪毀
甚困瘠踰_并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

史書傳卷五十一
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
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承軒
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
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
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
夫之耻乎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